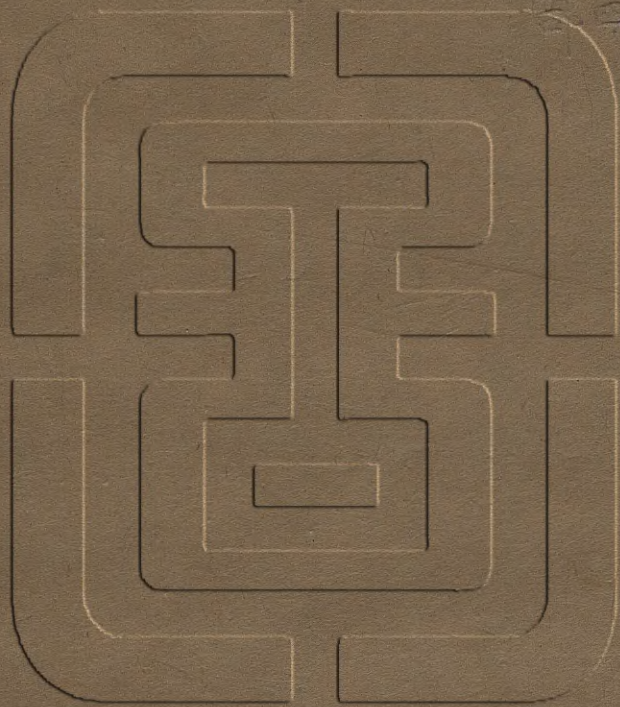


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5082.60
025.7
30-14

古 53
343
4
50





墓銘舉例卷之三

長洲王

行止仲

一九四九年武強

賀孔不不贈此平
圖書館之圖書

墓銘書法既舉韓文爲之例而取李柳歐尹曾王蘇朱八
家之文廣之矣復因閱諸文集值有可爲例者或一或二
隨而舉之而輒實之又所以廣九家之例也以所錄先後
爲次不以其^無人之先後爲次者所值不可預期而錄之
蓋未有^無已也^{有字}

陳后山三首

墓銘一首

墓誌銘一首

墓表一首

魏嘉州墓銘

以姓屬官能有其官者也亦簡也

右銘詳書其世胄所自與其遷徙之次者重其族之大同韓文河南尹杜君誌例也既詳書兩母之氏封矣又特書所生之氏封焉按九家之例有因事見人生母者無特書所生者也而此書之以其有封也又一例也

仲父榮州資官縣尉陳君墓誌銘

右誌書妻曰娶某氏不終故其葬不祔所謂不終蓋離婚耳按九家之例書妻無著離婚意者此雖紀實又一例也

唐以前不書生母世代稱後褒崇稱甚因人心而為之品節亦能不得不然故為古文者不可不知例却又不得拘於例也

宋魏府君墓表

冠以代意以為一代之人也

右表篇末之論議譏薄祭厚葬之非其說是已及詆夫求文表墓者乃曰韓退之為銘文數十去今幾時穹石偉畫一作書顧無存者而其人之事功奕奕在人心目如今日事是以知金石之不足恃也然則金石不足恃如固足恃矣而以為非者蓋欲揚其意反抑其辭以激之耳后山好奇故其文如此

實例

魏嘉州墓銘

書納粟出身例

魏氏望鉅鹿。白漢兗州刺史衡之曾孫始居魏之館陶。五世而至鄭公辨。毅慈明為唐宗臣。館陶之魏始大。甲于國譜。又五世而至司徒暮暮。一本皆作某之子別居歙之婺源。其後

四世而至尙書禮部侍郎諱羽。為太宗真宗三司使。十有八年而生龍圖閣直學士諱瓘。一作珪見微致。集作著大功昭南邦。

以吏部侍郎歸老。下蔡葬壽春八公山下。仍父子贈太尉。在名世之數。別為下蔡之魏。太尉兩娶刁氏。有子十一人。

君乃一作其第十子也。諱紹字承集奉之。仕為將作監主簿。嘗知

虞城縣。禁蒲博而盜止。留守下其法焉。勾當合流鎮。歲大飢。君歎曰。朝請而夕報。亦不及矣。振廩出以下佈。集估而後

聞旁近賴之。通判絳州行州事。新廟學。具師徒士。故沈浮俗間。檄縣諭出之。講試以時。君與其屬過焉。後以右一無亭朝

散郎知嘉州。自唐開元獻荔子。而今樂用朱桑。人始病之。

久而微矣。不給其求。而刑者眾。嘉祐中有良守。哀之作二詩。刻石以諷。君將行。要貴多求者。既至。摹其石。詩以報。黠

賈奪入鹽井。更數守。訟不決。君刑而還之。君孝友。慎和而。不受私居。無子弟。過出有吏。能嘗有勞。再登格。而賞不及。

君亦不自言也。紹聖元年二月癸未。卒。年五十七。明年二

月甲子。從葬壽春。兩母並封榮崇。集榮二國夫人。而所生何

氏。別封旌德縣太君。娶李氏。左金吾衛大將軍忠吉。集告之

墓銘舉例 卷三
女封壽安縣君三子男汶女嫁蔡州助教刁寶臣濠州參軍晁載之將葬君夫人曰葬有銘君之行治不可不書也使晁載之具其事曰君常調不及用循職而已毋異也既具合宗而謀曰其誰銘晁婦曰其陳氏乎不則沒吾父矣晁載之曰士求銘于陳氏辭者屢矣吾所見也求可冀乎其婦曰盍索其辭以固請乎於是汶來及余于潁水之上以請晁與余交又與俱來其何辭銘曰 魏氏再顯惟其有繼有作有承以有其位再登公師有子之致君伏不興亦保其世健爲之政不侮不畏更四十年良有其二事惟其常亦何以異夫人之云銘則不愧

仲父榮

一作榮下同

州資官縣尉陳君墓誌銘

此稱先大父
不合法宋諸
家書法固已
離合參半

仲父諱某字某先大父爲懷州有相者過之使視諸子謂君不宜仕慶厯中君以任一作仕下君非不仕同爲試秘書省校書郎調

榮之資官尉不赴京兆之鄠臨潼主簿舉監環之折博務皆不終謂君非不任特不宜耳何妙一作少邪然則形骨可以

知其貴賤氣色可以知其休咎而荀子非之何也元豐幾年年五十有幾而卒有一子曰師中三女嫁李某邵敏修

張某敏修今爲臨淄一作潼主簿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某日叔

父前崑山丞珣葬于彭城呂柵之大塋君娶解氏光祿卿程之女亦不終故其葬不祔銘曰 婚宦不卒則歸之天

子女蓋皆微
出故不著其
母猶唐例也

如何不淑又不得年兄弟之懷葬從先人歸安其居宜爾子孫

宋魏府君墓表

始 獨納教官之

君諱宗一作崇訥字景仁彭城安德里人治平幾年東人飢天子出使賑業之募民出粟而賜以官君於是爲州助教其先累富父齊爲洋州司理參軍娶胡氏有五男子君以季少任事矜恤內外敬士而親緩急叩門不以事辭有報者未嘗不辭也凡貸而後則倍期而不倍息或損之曰人一而吾二爾何損凡質不問當不一作否惟其所欲有來以篋使自驗而不發或疑焉曰雖妄何憚且一失而不復人必不

爲也及疾屬其子于母兄以學度有集無不可償與償而後

者皆焚其券後其兄病胡夫人復行之人談之至今君以

熙甯三年八月甲子卒年三十有三娶高氏一男四女紹

聖五年七月甲子其子滌謀于其宗自大父而下與君凡

幾柩別葬于大彭鄉之新城村滌舉進士方質謹厚不談

人之短有談者弗應至巨惡人所唾罵一歎而已家雖貧

不苟受將葬宗不共其費或問之曰葬吾責也使不問集作同

吾且專之而况有助乎余由是與之遊始一作死葬欲余銘而

不敢請既聞而哀之昔阮思曠有好車人欲以葬而難之

思曠曰車而使人憚借何以爲也遂焚之思曠之車與人

當其父時
猶富家也
蓋及滌而
貧

其之猶以為難則余之色辭拒者多矣於是申以敘之使陳諸墓古者葬以死祭以生謂鬼有知而尸無知也故不封而廟後之人薄祭而厚葬既封殖之而又識之既掩諸幽而又揭于道既守之子孫而又以累人真集作其為不朽極矣雖然韓退之為銘文數十去今幾時穹石偉畫一作書顧無存者而其人之事功奕奕在人心目如今日事是以知金石之不足恃也今魏氏欲顯其親而必余之述豈不悖哉元符元年九月辛亥東里陳師道撰

黃山谷文二首

墓誌銘一首

墓誌一首

瀘南詩老史君墓誌銘

書其自號詩老云者多其能也

右誌書三代而二代皆書其所自號按前例并續例無書父祖之自號者此書之又一例也書題而以世所推之號冠之從推之者之志同歐文徂徠先生誌例也

黃氏二室墓誌

書黃氏女子重所歸也書二室簡也所以簡者詳著於目也

右誌書二夫人歿後庭堅始得男曰相他日當使相乞文于余友而刻之隧按前例并續例無誌妻而書其卒後得子者蓋妻既卒而得子必後娶所生不繫于先妻故不書也而此書之必微

墓銘舉例 卷三
出者。微出則母先妻而書之禮也。又一例也。題書二室墓誌雖紀實亦一例也。

實例

瀘南詩老史君墓誌銘

維史氏遠有世序自唐尚書吏部侍郎嚴從一作後僖宗入蜀

生德言爲山南東道觀察支使因不能歸占籍于省山生

光庭孟氏時試大理寺一無評事知應霧一作靈生著

明嘉州軍事推官嘉州生溥生溥一作主簿見蜀之亂遂不出仕號

江陽隱君江陽生回能詩自號知非子知非生宗簡名能

知人善料事自號天和子天和子實生詩老詩老諱扶字

漢人多書官
不書名宋人
多書自號此
亦隨世而變
之一端也

翊正少則篤學能詩紹知非之業以貧于試于省州又于

試于開封府皆見絀乃遊瀘州杜門讀書士大夫之子弟

多委束脩於門遂老于瀘州一無學妻子或謁不足君熙熙然

曰會當有足時自守挺然不妄取與有挾勢利而求交者

雖鄰不覲也其見刺史縣令鞠躬也未嘗有私謁既晚暮

不及仕進閑居無一日廢書尤刻意于詩登臨樽酒率嘗

吐佳句壓其坐人故士君子推之曰詩老云夫人楊氏生

二子銳鎮一女嫁進士王庸繼室杜氏生四子鑄銅鎬銓

君卒以紹聖三年四月某甲子享年若干葬以元符二年

正月癸亥其兆在瀘川一作州之上白茅蕭之原自天和而上

皆葬省山而葬瀘川一作州自君始鎮有文行瀘州學者宗之
竭力大事而來請銘之 銘曰人皆汲汲仰擬俯拾商財
計級脅肩求人君獨徐徐書耕筆鋤我躬則懼我心則腴
緼袍後先藜藿當一作不肉哦詩滿屋金革匏竹瀘川洋洋樅
栝其岡勒銘詔藏其嗣之昌

黃氏二室墓誌

二室既皆得其所歸故大書黃某而又皆名父之子也故又繼之以莘老師厚谷系其父此

豫章黃庭堅之初室曰蘭溪縣君孫氏故龍圖閣直學士高郵孫公覺莘老之女年十八歸黃氏能執婦道其居室相保惠教誨有遷善改過之美家人短長不入庭堅之耳方是時庭堅爲葉縣尉貧甚蘭溪安之未嘗求索于外家

亦碩人詩義碩人志其變此則表婦順而昭女美爾

不幸年二十而卒殯于葉縣者二十有二年繼室曰介休縣君謝氏故朝散大夫南陽謝公景初師厚之女年二十歸黃氏閑于禮義事先夫人愛敬不倦侍疾嘗藥不解衣至于復常修禪學定而不廢女工能爲詩而弟妹不知也言有宮庭行有防表不敷不污長少咸安懷一無之年三十六而卒生一女曰睦纔四歲過時而先夫人哭之哀殯于大名者十一年元祐六年先夫人捐館乃克歸二夫人之骨于雙井八年二月從先夫人葬焉同宮而異槨一作庭堅年十七從舅氏李公擇學于淮南始識孫公得聞言行之要啟迪勸獎使知嚮道之方者孫公爲多孫公憐其少

立一作至故以蘭谿歸之及庭堅失蘭谿數年謝公方為介休擇對見庭堅詩曰吾得壻如是足矣庭堅因往一作詩求之然庭堅之詩卒從謝公得句法嗚呼如蘭谿之女美介休之婦德皆室家之則也常欲以楚辭哭之而哀不能成文二夫人平生常恨無男二夫人歿後庭堅始得男曰相他日當使相乞文于余友而刻之隧以哀其終

陳了齋文七首

墓誌銘四首

墓誌一首

埋銘一首

墓識一首

李景温墓誌

右誌書為郁擇所宜娶得將樂楊氏中立先生之

女蓋郁其子所娶其子婦也按前例并續例無

書子婦者而此書之然非正書也亦因上事而

推一作繼其意以書之耳雖似例不可以為例也

中奉大夫游公墓誌銘

銘序止稱居士故標其官於額中

右銘序稱居士而題書所贈之官書官雖以榮君

之寵亦紀實也又一例也

陳謹常墓誌

右誌書鄉邑姓氏名字卒日葬地之外例所當書

者皆不書惟敘其遠來之情病死之故以深致

唐張說鄔國長

公主碑始嬪於

薛亦志其先適

之子女繼乃書

之曰朝制斷恩

改嬪鄭氏未又

敘其均覆二室

歐公之於范文

正亦大書再適

長山朱氏皆此

例所從出也

渾墓銘然又一例也

太令人黃氏墓誌銘

書太令人不書夫官封以再適故也此再適之婦以子賢故見書

右誌書所歸曰先適大中大夫孫公諱廸次適中

奉大夫游公諱潛書子曰子男三人諱為孫氏

子按前例及續例誌婦人無書再適者今書兩

適故必著其先適之子焉雖紀實又一例也

仁壽縣君高氏墓誌銘

此再適之女以其母書李漢之妻則以其父書也

右誌書女適某官姓某再適某官姓某按前例并

續例無書女再適者而此書之雖紀實又一例

也

侍郎鄒公埋銘

國史有傳且其時尚有梗避不可顯書故官簿外不加一字

右銘序所歷官而不書行治略也按前例并續例

誌人之墓而無銘者必有感歎或議論或悲悼

唁慰之辭此皆無之惟結以某官陳某敘次一

語亦略例中之一例也題書埋銘同朱文公女

已埋銘例但彼銘而不序此序而無銘又一例

也

侍郎顯於朝而累遭貶斥卒死瘞鄉歸骨而已不成葬故不書葬其事難言幾於不成誌故不曰誌題曰埋銘哀之也哀其夷於皂隸也

尚書豐公墓識

識與誌字通無異誼

右識序所歷官而不書行治無他辭惟結以某官

陳某敘次一語同鄒公埋銘例也題書墓識又一例也

實例

李景温墓誌銘

景温諱庭姓李氏景温其字也世為邵武軍光澤縣人大
理評事諱鐸之孫惠州河源縣主簿諱詔一作紹之子也大理
公初欲教其子讀書游舉而以資給未饒為患於是治產
積儲商而通之達百貨于中都以其贏餘買書以歸未幾
火焚居第大理公方宿田廬或報之亟問曰書炳乎曰惟
書在爾及還家喜語諸子曰書在足矣子誥以業儒起家

官至太常博士河源公薦于鄉數黜禮部因語所親曰從

仕治生勢不可兼自先大理

一本大理下有公字

以來蓄少施多舊資

浸耗祿不可以力干我當盡力于一家爾由是一於幹蠱

出入不避寒暑而阡陌增廣使官者學者益加一作皆優裕得

以養廉自重太博公有三子其二登科而河源公晚沾恩

命得子亦晚然景温天資謹厚父母曰孝兄曰弟朋友信

之其自飭甚

一無甚

嚴雖責于人者薄而皆忌憚隨流品酬酢

各盡其情有不可其意者面救

一作數

其失而去無後言其人

皆畏而不怨燕居默坐終日無懈惰

一無懈

容動止有常者舊

推與子弟之觀型

一作行

而化者多矣知其隱德而服其不見

于事者非特其鄉人也景温娶同郡葉氏屯田員外郎誼
 之女無子以其兄之子郁為後初余仲妹歸太博公之仲
 子叔平生四子郁其季也郁三歲時景温請于叔平曰先
 太博公與河源公同產相親愛今或子孫蕃衍或繼嗣未
 立欲以阿郁為請忍拒之乎叔平曰我子猶汝子也汝齒
 尙未壯無乃太早計一下有平字後十有七年叔平閒居海陵景
 温復以書請曰齒之未壯者髮今白矣既老且獨兄不念
 前語乎一無平字叔平覽書惻然即報之曰以郁為汝後叔平善
 教子郁有知識文行景温家習和肅夫婦相待如賓為郁
 擇所宜娶得將樂楊氏中立先生時之女郁既承顏率禮

宋人文字大
 抵筋骨透露
 此承韓歐之
 後而加之風
 霜刻畫者也
 亦時勢自然
 必至
 宋曾子固文
 稍覺渾厚然
 不逮唐人遠
 矣

婦亦謹職順助一門之內雍雍如也里居與季兄濬飲酒
 賦詩游處必偕既而孟兄勉倦官而歸兄弟聚集方相娛
 樂而景温逝矣仲兄深叔平也叔平當官不苟所至必詢
 考民情為之興利除疾當路者以是知之仕浸顯矣崇寧
 初坐元符末上書邪一本缺此字等自京西提舉官削籍投鼠凡
 四年始得敘復自便平生喜辨論而恥于苟隨其愛景温
 尤厚景温宣和元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五十
 有九子惟郁一人孫曰延孫嗟夫景温可壽可達而天嗇
 其年老得一官訖無所施設雖里居之樂怡然自足而亦
 不得久享使世之為善者將孰視而勸乎可悲也已郁將

以宣和二年七月辛酉葬景温于光澤西鄉歸仁里夏壇
 之原前葬遣人來南康請銘夫景温躬行之美化被一鄉
 發揚之助亦何俟于銘哉若夫隱德身教在其子孫者未
 遽白也今雖鬱後必通顯亦當祇懼以需爾銘曰 嗚呼
 景温有執親本有常嚴取與于一介泯毀譽而韜光彼競我
 恬然足以藏使其達而克施化詎一作止于一鄉休休焉終
 身一作不易矯矯乎君子之強齋此以沒雖天不亡

中奉大夫游公墓誌銘

居士諱潛字升叔家建州建陽之唐石里累世為名族居
 士少敏慧風力過人遇事無所屈早喪母竭力事父鄉人

皆推其孝性樂善無媚嫉聞人嘉慶如在已終口言不及
 人之過惡有盜聚劫過居士之門相戒以勿譁且呼于道
 曰毋怖毋怖里俗親歿即分財析居居士畢喪且十年猶
 不忍與兄弟異食居士居家嚴整以身教其子弟二子舉
 進士中第醉試太學錄居士攜醉之官京居數年親舊至
 者皆館焉俸薄用窘居士約身從儉以率一作其家惟恐不
 足為親舊歡也醉除太常博士命下辭得知西京河清縣
 二年命再下就職未幾復請外官簽書興德軍節度判官
 廳公事初醉將欲求外補先請于居士居士曰士行其志
 出入適宜無不可者我何容心乎兄之子醇為廣西機宜

此處不書其再適以其大有造於游氏而定夫先生又其所腹出也

卒居士聞計哭之過哀日夜以其兄為憂即分先疇歲入以助其生未幾居士得疾卒于齊州之官舍紹聖二年三月己未也享年六十有六夫人黃氏有令德生二子醉今為朝散大夫提點成都府長生觀驛出繼為南康軍司理參軍勛之後自高郵尉解官奔齊州與其兄扶居士匱以歸今為奉議郎提轄淮南路直達綱孫男八人搆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餘皆幼女孫三人以紹聖四年三月辛酉葬于石唐里之松原前葬居士長子定夫以承事郎江汝舟一作汝江舟所述行狀屬銘于某某一本皆作余以遷葬南北不暇敘述今蒙恩自便憩于九江蓋自紹聖丁丑迄今政和丁酉

文境極深遠

二十有一年居士之墓木拱矣而定夫仕不加顯所以奉承先訓磨勵素守久益著也光揚德美其要在是奚復假于衰德之言乎辭不獲已愧不足以助發揮也居士自定夫登朝累贈至中奉大夫銘曰 閭里推孝盜不忍譁人與其誠善積于家言無枝葉誨子以身斥聞取達惟是之循子官學省再求補外得請于廷動吉無悔捨彼所爭我實訓之取彼所棄恪守弗違白首未行不貳以俟歿而彌彰慶在有子

陳謹常墓誌

此自誌其姪孫而誌首大書之曰延平善士陳之顏者天下之公辭也所以不沒之顏於後世也

延平善士陳之顏字謹常卒于鬱林葬于合浦慈恩寺之

東初崇寧二年二月子自袁州移竄廉州是年三月過潭
州興化寺五月過合浦就拘囚于城中之顏自鄉里遠來
見其叔祖之幽一作憂辱窮餓貨米于鬱林得十斛寄合浦其
書曰米至公可餬口之顏病恐不得歸又半月僕挈其骨
以還予方病瘴癘一慟失聲因成痺眩不能再哭慈恩在
城外不得親臨其穴葬之日遙望而默告之曰汝萬里遠
來有意收一作也吾骨一作也誰委乎使汝客死瘴鄉不得歸見老
母者由汝叔祖汝叔祖觸禍至深理不生還汝其安穴以
待終當與吾骨並遊于海一作以歸生死命也壽天數也先後時
也汝其毋憾

侍郎鄒公埋銘

通篇只書官簿不加一語以其人國史有傳本傳詳之也不成誌矣故曰埋銘

鄒公諱浩字志完世爲杭州錢塘人祖霖故任尚書都官
郎中徙居常州晉陵今爲常州晉陵人父戩故任廣濟軍
錄事參軍贈朝奉郎公元豐五年中進士第調蘇州吳縣
主簿未赴改除揚州州學教授移雄州防禦推官知安州
孝感縣事未赴改除潁昌府府學教授元祐七年除太學
博士明年用御史來之邵言爲襄州州學教授紹聖三年
丁朝奉憂服除改宣德郎元符元年也哲宗召對除右正
言明年九月以言事除名勒停羈管新州今上卽位復宣
德郎添監袁州酒稅除右正言遷左正言左司諫起居舍

累有勒停
貶謫或其
時尙有所
梗避不可
書者故不
讚一辭

人明年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差同修神宗國史遷吏部侍無郎賜對衣金帶是年遇南郊恩奏補仲弟

洞為假承務郎請免修國史乞閑局改兵部侍郎遂乞外

補除寶文閣待制武騎尉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知

江寧府尋改知杭州未赴責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明年

正月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崇寧四年冬移漢陽軍居住五

年復承奉郎遂歸常州大觀元年用寶赦轉宣義郎四年

特一作時復直龍圖閣公自嶺表還親側凡六年而瘴癘歲作

今年春大病遂不起政和元年三月九日也享年五十有

二母張氏封安康郡太君夫人沈氏蓬萊縣君子男二人

曰柄曰榘十以今年十一無二月初二日葬公于常州晉陵

縣之德澤鄉林莊原祖考之兆從公志也敘復宣德郎陳

某敘次

尚書豐公墓識

歷官子姓卒葬外無一語略例之尤者非凡誌所有故以一識字別之耶

公姓豐氏諱稷字栢之明州鄞縣人嘉祐四年中進士第

歷亳州蒙城縣真州六合縣主簿襄州穀城縣令越州會

稽縣丞熙寧十年安公燾使高麗辟公為書狀官還特改

著作佐郎除知開封府封丘縣元豐二年召對除太子中

允權一作推監察御史裏行改通直郎除秘書省著作佐郎守

尚書吏部員外郎避嫌請外補除利州路提點刑獄轉承

議郎除尚書工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右司諫轉朝奉郎
除國子司業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轉左朝散郎
哲宗幸太學講尚書賜金紫自祭酒兼侍講除尚書刑部
侍郎充北朝國信使還除集賢殿學士知潁州知一無江寧
府紹聖二年除龍圖閣待制知廣州未行除吏部侍郎求
外補待請待請一作侍讀除龍圖閣待制以朝散郎知河南府知鄆
州知成德軍轉朝請郎知潁昌府知應天府知湖州知杭
州轉朝奉大夫今上卽位覃恩轉朝散大夫以諫議大夫
召轉御史中丞除工部尚書兼侍讀遷禮部尚書除樞密
直學士知蘇州除越州降文寶充閣待制知明州落寶文

閣待制知常州責授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道州別駕
台州居住除名勒停建州居住崇寧四年移婺州居住五
年特授朝散郎管勾亳州太清宮任便居住歸明州大觀
元年十二月戊戌薨于正寢壽七十有五公會祖衍祖表
皆不仕父祿贈中奉大夫母凌氏贈華原郡太君夫人李
氏贈大寧郡君繼室陳氏贈文安郡君男三人曰安常試
太學正曰太常壽州壽春縣主簿皆前卒曰希仁承奉郎
女二人長適朝散郎監潁昌府合流鎮蘭中謹次適奉議
郎郭壽孫男曰濟登仕郎遼州遼山縣尉曰治承奉郎曰
渙曰漸尚幼孫女一人適承奉郎西京宗子博士張琪會

孫男女五人希仁得迷罔之疾不能當大事濟自遼山去
官承重而歸與其弟治以三年十二月甲申葬公于鄞縣
通遠鄉金谷里級山奧之原敘復宣德郎陳某敘次

晁濟北文四首

墓誌銘四首

口口朝請

一作散

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右誌書自出云父光祿大夫前夫人賈氏永年縣

君後夫人潘氏安福縣君而君寧國縣太君賀

氏出也書歷官云調寧國軍節度推官遭安福

憂則君既仕後母尚無恙所謂寧國太君蓋其

生母以子而貴者也而因事書之同李文兵部

侍郎武公誌例也

黃君墓誌銘

右誌書祖父而不書諱書卒而不書日書孫而不

書妻子略也重在敘其不嗜利而能出穀救人

不用術而知致富有命也

李氏墓誌銘

右誌不書卒日非略也書自卒至葬不以月計而

曰歿後四百六十八日某年某月某日祔於某

山舅某官某諱之兆同歐文石曼卿墓表例而

少變也彼則因卒日而順數可得葬之日此則因葬日而逆推可得卒之日同柳文宗直殯誌例也

關氏墓誌銘

書氏微也

右誌書邑里而不書世系不書嫁而書人不書附于夫而書近夫之故兆是蓋微者為其子而銘也又一例也

實例

朝請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知和字德時按其譜博州人也六世祖翔唐

未從事成都府王建有異志翔屢沮之廢居閬州之西水

孟昶以蜀歸曾祖諱省華始來自蜀為祥符人仕本朝為

左諫議大夫有能聲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公秦

公生三子皆以儒學擢高第位將相有勳勞于國樞密使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

令英國公諡文忠諱堯叟君祖也英公生尚書都官郎中

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師古光祿生君光祿前夫人賈氏永

年縣君後夫人潘氏安福縣君而君寧國縣君賀氏出也

光祿當任子以與其族人而君從祖太尉康肅公方觀察

宿州任君右班殿直及長知書歎曰吾家世如此吾父教

我以學何如而吾可用此進耶乃上書願易所得官從左
 選仁宗嘉其意且以其文忠後從之初調河陽節度推官
 事四守梁適李淑張觀蘇紳皆當時顯人其趣操不必同
 而君介然若一四人者皆賢之再調寧國軍節度推官竄
 卒誘耕民剽里中卒殺人民從旁止之傷而免守欲并論
 民死君爭之力守怒而入君立廡下不去守悟為讞諸朝
 民果不死遭安福憂免喪擢衛尉丞知硤石縣事縣當陝
 衝卒苦于役作偽印帖隱民間前令比獲以要賞君一日
 執六人且嘗度關法應死既不忍以要賞見其阡然誠苦
 于役者為移文所從來無他過取偽印帖焚之還其役戍

兵道縣中羣博犯法邏者執于庭數百人一作縣門且奪

之吏趣閉門君徐出坐堂下一作命開門眾莫敢入因陽叱

邏者解縱之既行密疏其名河南府皆正其罪改僉書彰

德軍節度判官事未行遭寧國憂免喪遷大理丞知緱氏

縣事英宗即位遷右贊善大夫昭陵採石聚兵緱氏城中

萬人倉無儲粟而輸者未至君度不可埃報乃下令借富

人停粟約與之息匿者沒官令出而辦比輸者至則兵仰

食縣者十五日矣事已旁縣吏皆遷而君不自言賞亦不

及遷殿中丞又遷國子博士通判果州事神宗即位遷尙

書虞部員外郎賜五品服還朝用薦監左藏庫不就通判

趙州事遷比部員外郎曾孝寬察訪河北奏君偕行朝廷
 方議省郡縣寬力役吏希旨爭言可省而乾寧保定順安
 三軍在議中俾君往視還書沿邊城犬牙相制以利守禦
 而便轉輸此祖宗深意不可改朝廷然之為不廢三軍中
 人程昉建言徙漳河洺州一作川下同使者以君權知洺州董其
 事漳河役大昉欺朝廷以易集務減人徒人徒以故怨之
 百餘人燒民廬為暴君盡捕得誅其始謀者八人事且畢
 會新守至君還趙州昉以君為暴其短乃歸功新守而君
 亦不辯也丞相王公安石雅知君可用使人諭君歛故難
 治而朝廷方行法欲以倚君君不得辭擢知歙州事遷駕

部員外郎自以不能當執政意至則求閒局差管勾嵩山
 崇福宮民上書願留者以千數房州地僻守屢以賊敗又
 擢知房州事郡阻山城西有溪所從來高望之沟沟在城
 上舊有堤圯不治餘三十年君議增築不欲調民乃以術
 招竄卒廩之益以州兵凡用工萬高其舊丈二尺而廣如
 之人初以為煩會明年溪大漲得堤而定人乃服君奏課
 京西第一遷虞部郎中擢知泗州事郡當水衝屬霖潦君
 度淮汭洑泗滿必大下因預為守城備水至浸城且壞吏
 倉卒不知所為而君規畫素定語吏如此如此城既無虞
 而民賴以活萬計璽書獎諭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事改

朝奉大夫番禺南粵都會守俸月七萬守方對詔獄君攝
州事竟八月當得錢六十萬君不取曰我豈緣人不幸而
自樂耶宴賓客爲徹樂其忠厚如此遷朝散大夫盜起梅
州去治所更四郡君以爲道驛而往恐後乃自南雄州絕
山倍道崎嶇茅竹間蒙霧得疾幾殆後良愈因求上印紱
時方六十一今上卽位遷朝請大夫賜三品服勳上柱國
爲人清慎退約不干權貴善與人交自以無怨惡于人明
白立斷所至民愛之善楷隸喜爲詩旣謝事作燕譽堂于
第之西北隅蓋以訓辭名之日從賓客飲酒談笑其間以
疾卒壽六十有四元祐二年五月丁巳也夫人鄭氏安居

縣君男曰适寧鄉縣尉逾鄭州司戶適臨河主簿女長適
朝散郎潘行次適通直郎王鎮次適道州錄事楚仲一作次
適宣德郎周昕幼在室孫男七人諸孤以君卒之明年七
月壬申葬于河南府密縣義臺鄉之武泰岡來求銘銘曰
仕可以藉其世而公不賴之進可以遇合而公不競之
時未可以去也而公去之事取其先得取其後各處其薄
功處其厚造物者報其天不報其人其人不亡在其後之
子孫

闕氏墓誌銘

闕氏開封人年十七入故太子洗馬贈銀青光祿大夫濮

陽杜侯家生四男四女年七十七以元祐元年八月丁亥卒以其年九月癸酉葬于濮州鄆城縣青山里之原近侯之故兆也初侯捐館舍闕氏奉其家事恪如侯不亡而教其男女以職內外有法度故季子宣德郎刪定省曹一作寺監條貫于民遂以文學中進士第有聲而女亦為士妻宜其家曰劉龜年馬希閔二壻也三男及女蚤卒而有孫七人皆宣德之子績綰緇紱緬緝細可謂盛矣宣德既仕當塗大夫稱其材而所與遊又多一時知名士族人亦咸謂洗馬有子以為榮而宣德君曰吾何以得之維一作雅吾母教使然也嗚呼是足一作可銘也已銘曰 善教子以有祿生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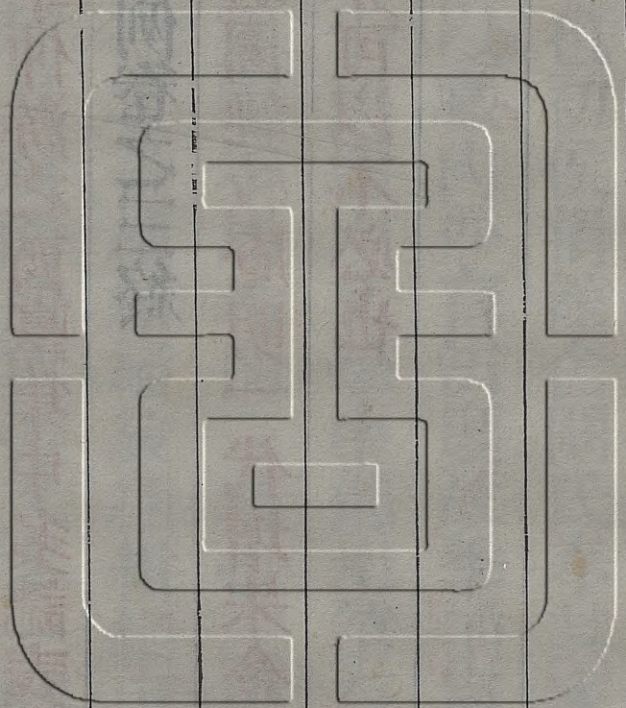
悔從吉卜。

北宋之宜增者柳仲塗之外原父貢父二劉及其季則畢仲游之西臺集中多誌表南宋增羅端良元增

墓銘舉例卷之三終

虞道園姚牧庵明一代增宋金華王陽明歸震川此外亦可以不必也





墓銘舉例卷之四

長洲王行止仲

張宛正文二首

墓誌二首

王仲孺墓誌

右誌諱字鄉邑妻子見銘詩中同韓文施先生銘例也歷官為政序綱而銘目之又一例也

華陰楊君墓誌

右誌書子曰遺腹同王文王逢原誌例也遠系略

見于序末同王文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

碑例也無銘詩略也

符夫人墓誌

右誌不書諱同韓文息國夫人誌例也書祖會而

不書諱略也而諱其夫之父祖同柳文伯祖妣

李夫人誌例也書卒而不書日亦

一無略也

實例

王仲孺墓誌

河南王雯者齒少篤于自修好學而能文余聞之而未見也紹聖四年余以罪戾謫官齊安一日有客墨衰造門視其謁雯也見余則泣而言曰先君與子舊矣雯不幸既孤

將葬而無辭以刻先君之墓敢以是屬之子某曰余嘗見

朝奉君于京師其深者某之陋所不敢知而其粗與夫眾

所譽者竊聞之矣不曰篤恭好學而廉儉者歟敏于為吏

愛民徇公直已不撓于權者歟然其人厚于實而薄于名

豐內而廉一作外世之君子未必知之余嘗辱聞焉則屬銘

于余固宜謹取其爵里行事敘之曰君曾祖諱恪西頭供

奉官祖諱淮越州諸暨主簿贈太常博士考諱起尚書屯

田員外郎秘閣校理贈左中大夫君初補太廟齋郎調陝

府湖城縣尉又為澠池安邑二縣主簿河中府猗氏縣令

改宣德郎監解州鹽池兼知縣覃恩遷一作通直郎賜五品

服知孟州温一作恩縣遷奉議郎加武騎尉管勾京北排岸司
 遷承議郎加雲騎尉監京米倉遷朝奉郎知德州加飛騎
 尉紹聖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棄于官享年五十以某年某
 月某日雲奉君之喪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原以夫人
 楊氏李氏附焉銘曰君諱仲蕤時中其字世河南人河
 清其里以蔭筮仕湖城是尉湖廢官罷留君一歲實維相
 逢從湖民意其在安邑涌水干野邑人走祠君鞭而罷後
 令猗氏有愛其民既去十年見之如親實其耆老以謂子
 孫民居侵達使者議毀君紆其苛一道是賴安邑賈鹽民
 富悍豪君教之學獎禮其髦孝秀聿興鄙悖茲消西民饒

銘辭簡質
 有骨無肉
 多方豐筋
 此雖出於
 宋人其文
 境亦未易
 幾也

宋唐之分
 只未達於
 一開久學
 昌黎大蘇
 文自能辨
 晰也

師履產輸泉君力弛之鰥寡用安令温治盜曰姑安之勿
 浚其姦吏逸民嬉盜悔而耕厥壤大滋邑豪坐獄重賂而
 逸君以奇購唾手則一作而獲君之去温其民涕留耆老百千
 聲言于朝惟河內温邑聯部異河內有請假君決事後守
 德州河溢而驚驕一作驕民流殍所活萬數伍長驕悍其將笞
 之長以眾逃斥將之疵君謂長叛首寘一作置于罪貸將不問
 境為無事一時持權爭欲用君勉之比周君為不聞云胡
 不淑五十而償君凡三娶皆有婦道粵初楊氏其父曰慥
一作慥繼李父周學士集賢今夫人陳姻黨稱焉劉時張闕又
 楊克一作克中壻其三子惟德之同君二男子惟雲在耳進士

登科甚飭而藝陶牙之原鬱乎松楸乘者下之君子之正
華陰楊君墓誌

華陰楊景從子遊數爲予道其叔父君之賢曰叔父始好
讀書博通絕人而其意嘗狹儒生思立武功奇節人亦以
是與之兩舉進士罷去不得志客江湖久之無所知名時
獨遊山澤間飲酒悲吟泣下未嘗語人其意而人亦莫能
測其何爲者熙寧六年朝廷出軍治辰州諸蠻景之先人
朝奉君從軍以君從行師克懿洽城主將李浩請君招未
附者君大喜匹馬懷檄入其穴一夕報命得降者數百人
俱來明年築懿洽集此上有爲字沅州帥謝麟奇君才留館之君爲

卒年入敘事
中

麟畫攻守策甚眾未及用而麟罷君亦去明年君卒夫人
符氏遺腹產一男子元祐四年某月某日景始獲迎君之
喪葬于蘇州某縣某鄉吾叔少孤教養于先兄恂恂如也
其死且三十五年矣天窮而人厄之有至是也夫子曰是
固無怪彼其悲歌泣下至匹馬入敵輒大喜此其所欲誠
集作非易售者窮固其所君諱某字某曾祖某官祖某官考
某官世華陰人蓋漢太尉震後云

彌簡而彌詳真韓文嫡嗣

符夫人墓誌

夫人符氏南海番禺人曾祖祖爲布衣考臻虔州司法一作戶
參軍年二十嫁故大理寺丞陳君世則寺丞參知政事諱

恕之孫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執禮之子夫人歸陳氏陳氏
族素貴夫人起寒家以禮奉順莫或敢以貴臨之寺丞君
宦坎坷家徒四壁集此下有立字夫人安之內外忘其貧性寬仁無

怨惡撫異出子如已子子男四人鼎鼎鼎鼎孫四人鼎鼎與

子同學宛正時鼎鼎叔為郡要官而鼎鼎刻苦自同諸生窮

冬積雪塞塞集作寒坐一室杜門諷誦不輟予竊賢之而考其淵

源固已知其親之賢也今年冬鼎鼎以書來云夫人沒矣將

葬于池州青山之南原而屬予銘狀其行事如此其不誣

已夫人年七十其葬實紹聖三年正月己酉銘曰 自微

嬪貴儼弗陵從夫于艱順以承考終同穴如平生子孝而

賢以存銘

呂成公文三首

墓誌銘三首

林安之墓誌銘

右誌不書族出不書妻子略也重在敘其學之篤

而哀其年之短也敘其師為之請銘雖紀實又

一例也

金華汪仲儀母王氏墓誌銘 大書某母者以其子獲書也

右誌議論以發其端而著譜學婚議實相為用者

所以見汪王之婚族望稱而情義通同柳文陸

文通先生表例也題書某郡某人母某氏又一例也

金華時澤母陳氏墓誌銘

右誌議論以發其端而致感歎之意者所以著葬師之說不可信而夫人之識合乎禮同金華汪仲儀母王氏誌例也題書某郡某人母某氏亦同金華汪仲儀母王氏誌例也

實例

林安之墓誌銘

自予與永嘉陳君舉傅良遊每道其學者林安之居實不

去口歲在壬辰安之始來婺相與其學其冬以病歸間二年復自溫來會甚瘠且憊形貌非復昔人而志愈強識愈明其學亦非復昔人也予憂喜參半別去餘月君舉以書訃曰噫安之死矣哀甚不能執筆其為我銘之蓋安之之為人隆于師友一日不見則無惘然若有所亡至其合堂同席心融意洽身之休戚年之早暮鄉閭之遠若近皆不暇知病益侵尚講貫繹繹不休獻歛者納忠者代之憂者動之以危語悲辭者日交于前安之益自如也士而有志于學者蓋鮮亦既有其志矣恍焉輒移撓焉輒止莫大于死生莫切于疾病痾痛之賊其肌膚及是而猶不舍業使

老其志庸可限其所至耶安之以清熙二年十月十九日卒是歲十二月二十日其父母葬之于其鄉年實三十四銘曰 若是而不可謂之成耶彼佻達者竟何成也若是而可謂之成耶夫豈自以為成也哀哉

金華汪仲儀母王氏墓誌銘

譜學姻議一作誼不相為謀而相為用昔者氏族之學嘗行矣南有王謝北有崔盧品第甲乙聘娶一失其班則俗以為大恥放乎末流乃或挾以相市于是氏族乃為婚姻病及其既衰則又混為一區由卑援高者厥咎僭厥罰常辱厥妖婦乘夫由高耦卑者厥咎貪厥罰常驕厥妖夫虐婦眠

鄉者之患未知其孰先後也以吾觀于州閭之嫁娶不外慕不遠求族望既稱情義亦通宜于家而蕃其後者當必由之尚氏族者誠若是亦何負于世乎言金華之閭閻者汪與王為顯姓夫人受氏于王出適于汪汪王之睦有自來矣蓋予所謂族望稱而情義通者也自初盟饋訖于終勤儉自律未嘗菘服治容內外親以寢謁者隨多寡及之曰彼以親親之道來空行空返吾愿焉聊以致吾心耳其誨諸子則曰汝曹第專意經史毋以貨敗一作取爾志婢妾童奴附循一以和厚條理家事方有緒而夫人則死矣壽甫五十一實乾道九年十二月一作一月癸未葬以清熙元年八月

甲申其鄉惠日其原九里曾祖本贈宣教郎祖登承議郎
 累贈特進考師方夫曰浩子曰仲儀仲儼仲侃仲傳仲僖
 女六長以疾在室次適曹著次適曹莊次適時伯茂餘未
 行時氏婦後夫人七月亦卒孫男四仲儀嘗從予遊先葬
 請識乃銘之曰 鈞其匹燕其宗相其原安其宮

金華時雲母陳氏墓誌銘

此只書一事例亦韓法也
 銘亦擬韓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初一日燬宮室次二曰族墳墓
 是維死生之大紀三代相傳而不變者也居焉而父子有
 秩兆焉而昭穆有班奇表謫怪之說未嘗出于其間斯民
 之生老壽死蕃祉繫族以宗名官以氏至于千百年而不

替王政既息舉立封竈窆之柄委之巫史妖誕相承誘恍
 並作民始忍以啜粥飲水之時起射名干利之望窳窳所

卜畔經一作遠祖度越疆畛一作畔孤峙數舍之外服降屬疏蓋

有樵牧不禁者矣甚者兄弟忿鬪或謂是山于伯獨吉或
 謂是水于季獨凶狐疑相伏暴其親之遺骨而不可掩是
 可哀也已學士大夫慨然尙論先王之制則世其譁以為
 遠于人情予獨于陳氏夫人之葬有感焉夫人生一作于壺

幃之中組紉是習饁饋是其未嘗親接儒先之餘論也病
 革屬其子曰必祔我先身之旁毋深徇葬師以拂我志遂
 改位于舅墓之東曰楊塢然則墳墓之族實人情之至願

當巫史紛若之際，猶有不讀周官，暗與之合者。禮豈強人者哉？故子樂道夫人之事，而論次之。夫人諱環，曾祖某，祖某，父某，男四女一，孫男二。時氏金華巨族，舅沒姑老夫，人以家婦傳家，闔門千指，無違言。每與其夫語，必曰：先舅無恙時，賓禮髦俊，一作課讀諸孫為如何？君主其外，吾主其內，毋使一事減于舊可也。其子見里有藏書者，歸而有羨色。夫人出簪珥，直數十萬，俾為僦工費。且曰：吾家非窮空也，特欲異日汝曹見此書，不忘吾此意耳。夫人歿後，諸子為子誦，一作言之輒涕下，不能禁。庶幾有成，其志者。銘曰：葬書五車，重折軸。徼祥畏譏，墓不族。淑哉夫人，見何獨續息。

留言毋遠卜，有欲踵之求其躡。皇舅之原，原在麓。

墓銘舉例補闕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不姓不諡

右碑姓見銘詩中，同越州刺史薛公誌例也。題書官封而不書姓，同贈太尉許國公碑例也。

清邊郡王楊公神道碑

右碑不書姓，略也。詳書兩妻之父祖，同昭武校尉

李公誌例也。凡神道碑，首必詳書其世系，重

其所自出也。而此略之。先世益可知也。一作矣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右碑卒不日略也。凡墓碑題書神道則不書墓

字。而此書之。莆田方氏以為亦一無變例也

右三文繼韓文後

韓文凡四殿中少監馬君誌太學博士李君誌

貝州司法參軍李君誌南陽樊紹述誌李文凡

一處士侯君誌柳文凡五故襄陽丞趙君誌覃

季子銘故御史周君碣續榮澤尉周君誌與此

表也。題不書官而書先生同韓文貞曜先生誌
例也。

右柳文

憶崇禎末年館西城王氏甫里許人華至攜示

古今諡法及金石例一書予所未有急手錄之

錄未半遭湖兵為患避兵者匝月比適館則二

書烏有矣中怏怏逾三十餘年偶過鄭桐菴先

生言及金石例輒出之笥中覺與前本微異假

歸重錄別為一帙復從汲古閣借得墓銘舉例

又錄一本與諡法合三既喜夙願得完更增別

本尤爲快意庶幾酌古準今于昔人之著有所
攷據無滋疑謬云 癸丑秋九月望後六日耿
菴漫識時年七十有二

墓銘舉例四卷長洲王行止仲編先以唐韓退
之李習之柳子厚次以宋歐陽永叔尹師魯曾
子固王介甫蘇子瞻陳無已黃魯直陳瑩中晁
无咎張文潛朱元晦呂伯恭凡一十五家之文
舉以爲例足以續蒼厓潘氏金石例而補其闕
矣是書未見雕本抄自無錫秦氏竊意墓銘莫
盛于東漢鄱陽洪氏所輯隸釋隸續其文其銘

體例匪一宜用止仲之法舉而臚列之惜乎予
老矣不能爲也康熙丙戌立秋日秀水未彝尊
書

余少爲同里先輩孫莪山先生所知謬託忘年
過從談藝一日先生以書一冊示余曰此東吳
王止仲墓銘舉例也每見近人碑版之文漫無
法式得此乃知文章非苟作者余受而讀之爲
錄一通藏于篋衍者有年矣第轉寫之書訛闕
頗多嘗欲校刊行世而一行作吏鞅掌風塵未
暇及也今年冬于吳中藏書家借金孝章手錄

本與錢牧齋家藏本三者合校又取韓柳歐蘇
十餘家文集參互訂正訛者刊之闕者補之疑
者兩存以備考而是書始稱完善既卒業臨潼
張君喆士請授梓乃以畀之長夜展閱回憶與
先生把酒京師抵掌論文屈指四十餘年恍如
昨日是書向無刻本今得與潘黃二書彙爲三
例以並傳而成先生嘉惠後學之意竊以自慰
潘例有至正五年雕板黃例取諸南雷文定略
爲讎校是役也元和惠君定宇華亭沈君學子
暨張君與有勞焉雅雨山人再書于揚州之官

梅亭

竹垞朱氏以墓銘盛於東漢欲取洪氏隸釋隸續所載用止仲
之法廣其體例在止仲極其流而未溯其源第以警末流之蕪

墓銘舉例卷之四終

濫不暇陳皇古之風規稍闕先河之義然漢氏之文自班馬二
家外其雜家無言義例者至於六朝尤多蕪陋昌黎出而後以
春秋之法寓諸銘章義從嚴謹然後有例可舉蓋韓以前作者
故無例韓以後作者莫不奉韓爲宗依例撰造故止仲自韓柳
外寧下逮而弗之遐追焉爾況漢魏六朝墓銘雖多類出門生
故吏或鄉老義主不必託諸文人甚至調文別字晦塞不辭者

往往有之又豈可以爲法乎可以法則例之不可爲法則勿例此書之作方將迴倒瀾而示之坊非以廣異聞而揚其波也不過漢魏六朝中自有簡質可法者卽爲韓柳所從來唐文粹所載諸家亦尙有巍然自立於韓柳之外者安得以八代之衰一語概從吐棄學者博學而詳說之第精擇其一二可以爲法者用廣茲編所未逮足矣若欲一一盡舉其例則開闢以來何所不有雖罄南山之竹未足書之抑且務廣而荒大失所繇言例之初心矣

惕甫識

手抄墓銘舉例跋

汪由敦

墓銘舉例四卷明長洲王行止仲所編錄也墓之有銘蓋慮夫隧之毀而人莫知其誰何故備書其姓名字世系官伐與卒葬之日月以識之俾見者有所考云爾其累舉生平行誼敘之以文而綴之以詩蓋盛於東漢之世顧其文類近於俳沿至六朝繁縟彌甚掇拾比擬牽傳成篇文之敝也曾弗若質言之之無失實也昌黎韓氏乃一以古文爲之嘗自負學老文鉅不若毀譽於人爲足以信今而傳後其辭之雅健亦駸駸與子長孟堅史傳相亞止仲之託始昌黎而敘錄河東以下諸家其見卓矣記曰愛之斯

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孝子慈孫之致其愛敬者於是乎在而可冒焉馬之乎古之作者文成而法立屢變而不窮綜而次之條別同異而原其所自始譬夫製器者舉成器而按其方圓以得其尺度然後施墨而運斤焉不至倘規背矩而窳敗其器也庶幾矣甲辰之夏借得於吳門沈君穎谷手抄成帙漫書卷端

金石要例

餘姚 黃宗羲 梨洲

文章者稱性而談
扶義以立乘氣以
行極才而止無例
可言專以例言則
成印板法文工而
其天者不存焉非
文術也然先儒宿
學莫不齟齬於此
亦聊爲無知妄作
者正告之爾凡著
書皆爲知者道惟
此乃爲不知者道
也

碑版之體至宋末元初而壞逮至今日作者既張王李趙之流子孫得之以答賻奠與紙錢寓馬相爲出入使人知其子姓婚姻而已其壞又甚于元時似世系而非世系似履歷而非履歷市聲俗軌相沿不覺其非元潘蒼崖有金石例大段以昌黎爲例顧未嘗著爲例之義與壞例之始亦有不必要例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黨有書有不書不過以著名不著名初無定例乃一以例言之余故摘其要領稍爲辯正所以補蒼崖之

缺也

書合葬例

此堯峯汪氏所極力爭之者然震川有之要亦無害大義此猶例之可以從俗者也

婦人從夫故誌合葬者其題只書某官某公墓誌銘或墓表未有書暨配某氏也張說為蕭灌神道碑云南城侯之夫人同刻碑銘其題贈吏部尚書蕭公神道碑其妻韋氏書事實於內題則不列楊炯為王義童神道碑其子師本陪葬亦不別為標題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者此當起于近世王慎中集中如處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蓋不一而足也

婦女誌例

今制婦人夫與子兩有官許從其品高者就封則誌亦宜依誥勅書之

婦女之志以夫爵冠之如某官夫人某氏或某官某人妻某氏庾信陳子昂張說獨孤及皆然若子著名則以子爵冠之如柳子厚為王叔文母誌書戶部侍郎王公先太夫人河間劉氏婦人後夫而死者其葬書附葬權德輿集中宏農楊氏河東縣君柳氏博陵縣君崔氏皆如此例

書名例

碑志之作當直書其名字而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唐宋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使其後至於無考為可惜

生平亦最不喜文中書某某字而竟不能不然今日求文者有茫然不克自舉其祖父名諱者矣

稱呼例

者舊稱府君者唐例也漢人碑版則不然

若對文而言則志是志銘是銘所以有一人為

今制婦人夫與子兩有官許從其品高者就封則誌亦宜依誥勅書之

名位著者稱公名位雖著同輩以下稱君者舊則稱府君昌黎集中有董府君獨孤府君張府君衛府君盧府君韓府君有文名者稱先生如昌黎之稱施先生貞曜先生皇甫湜之稱昌黎韓先生友人則稱字如昌黎之于李元賓樊紹述張孝權元姚牧菴稱趙提刑夫人為楊君則變例也

墓誌無銘例

墓誌而無銘者蓋敘事即銘也昌黎張圓之誌云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云云蓋所謂誌銘者通一篇而言之非以敘事屬志韻語屬銘猶如作賦者未有重曰亂

婦女之志以夫爵冠之如某官夫人某氏或某官某人妻某氏庾信陳子昂張說獨孤及皆然若子著名則以子爵冠之如柳子厚為王叔文母誌書戶部侍郎王公先太夫人河間劉氏婦人後夫而死者其葬書附葬權德輿集中宏農楊氏河東縣君柳氏博陵縣君崔氏皆如此例

書名例

碑志之作當直書其名字而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唐宋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使其後至於無考為可惜

生平亦最不喜文中書某某字而竟不能不然今日求文者有茫然不克自舉其祖父名諱者矣

稱呼例

者舊稱府君者唐例也漢人碑版則不然

若對文而言則志是志銘是銘所以有一人為

志一人作銘之例也

金石要例

名位著者稱公名位雖著同輩以下稱君者舊則稱府君昌黎集中有董府君獨孤府君張府君衛府君盧府君韓府君有文名者稱先生如昌黎之稱施先生貞曜先生皇甫湜之稱昌黎韓先生友人則稱字如昌黎之于李元賓樊紹述張孝權元姚牧菴稱趙提刑夫人為楊君則變例也

墓誌無銘例

墓誌而無銘者蓋敘事即銘也昌黎張圓之誌云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云云蓋所謂誌銘者通一篇而言之非以敘事屬志韻語屬銘猶如作賦者未有重曰亂

曰揔之是賦不可謂重是重亂是亂也故無銘者猶賦之無重無亂者也正考甫之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曾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比干銅盤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保漢滕公石銘曰佳城鬱鬱二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此有韻之銘也季札之喪孔子銘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衛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

金石要例
三
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慳拜稽首
曰對揚以辭之勤大命施于承彝鼎此無韻之銘也古來
原有此兩樣墓表神道碑俱有銘有不銘

單銘例

敘事卽在韻語中昌黎房使君鄭夫人殯表大理評事胡
君墓銘盧渾墓誌銘

墓表例

墓表表其人之大略可以傳世者不必細詳行事如唐文
通先生宋明道先生之表是也

歐文胡瑗石曼卿墓表皆不書子姓今制三品以上神道
碑四品以下墓表銘藏于幽室人不可見碑表施于墓上
以之示人雖碑表之名不同其實一也故墓表之書子姓
墓表之有銘不可謂非也自有墓表更無墓碣則墓表之
製方跌圓首可知矣故與碑分品級柳州稱神道表神道
與墓無品級之可分也

神道碑例

柳州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跌螭首降五品爲碣方
跌圓首此碑碣之分是凡言碑者卽神道碑也後世則碣
亦謂之碑矣豈以神道二字重于墓乎地理家以東南爲
神道蘇瓌碑建于坐北一十五里亦曰神道碑

以漢碑考之不
必皆在東南且
神道石闕有雙
豎者每闕各書
一官或一用故
階一用今秩皆

書神道或加表
字或不加表字
無定例曰神道
者猶云衣冠出
遊之道焉爾

宋孫何碑解云班固有泗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
正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以碑為文
章之名也。迨李翱為高愍女碑羅隱為三叔碑梅先生碑
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戾孰
甚焉。今當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可也。

楊炯為成知禮神道碑其碑銘之後有系曰若楚詞別白
一體。此初唐時體未足為例

婦人妃主亦稱神道碑如張說和麗妃息國長公主李華
東光縣主楊綰郭汾陽夫人是也。

行狀例

行狀為議諡而作與求志而作者其體稍異為諡者須將
諡法配之可不書婚娶子姓。昌黎狀董晉亦書子姓柳州狀段太尉狀

柳渾是也為求文者昌黎之狀馬韓柳州之狀陳京白香
山之狀祖父是也。今制無子孫請諡之事狀皆為求文而作則不能不多此隨時而變非例所存惟婦人不當有狀則不可得與民變革者耳

婦女行狀例

王魯齋曰衛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諡于君曰日月有時將
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請諡之詞意者今世行狀之始也
自唐以來有官不應諡亦為行狀者將求名世之士為之
誌銘而行狀之本意始反矣觀昌黎廬陵東坡三集銘人
之墓最多而行狀其不過五篇而婦人不為也又知婦人

江淹任防皆六朝文士不講義例其文亦非古文不可援其例以亂古文法律

之不為行狀之意亦明矣按江淹為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野皆有婦人行狀非婦人不為行狀也

行述例

歐陽玄銘曾秀才云行述似翁所作李木魯翀作姚天樞神道碑去其子侃以公行實徵錄歐陽發作事迹此皆與行狀名異而實同也今既有行實又有行狀無乃重出乎

誄例

誄亦納于壙中故柳州虞雀鳴誄云追列遺懿求諸后土誌銘亦可謂之誄元鄭師山為洪頤墓誌銘云其門人俞溥狀其言行俾為之誄以識其葬

子孫為祖父行狀例

今人為其父行狀稱父之父為王父王父之父稱為曾王父曾王父之父稱為高王父非也稱謂當以父為主故穆員狀父云高祖宏遠曾祖固禮祖思恭考元休未嘗以員之自稱易之孫逃父銘陳子昂父志皆如之

碑誌煩簡例

此亦有例而無例者與前不書昏娶子姓語相戾然亦無妨並存

誌銘藏于壙中宜簡神道碑立于墓上宜詳然范仲淹為种世衡志數千餘言韓維志程明道亦數千言東坡范蜀公志五千餘言唯昌黎煩簡得當

先廟碑例

假如子孫先亡而以曾元承重其稱謂不從亡者則所稱五世六世不過亡者之父與祖萬一又有出繼者在其間則又加以本生世系愈益牽混俾讀者茫然莫審其端緒例當從亡者稱之不當從生者稱之則涉日易了於文為順於事亦便

昌黎亦未嘗不
侈大其子孫蓋
因子孫而得廟
食其先德別無
可考亦義不得
不然

世數自不當連
身計算

金石要例
先廟碑見於昌黎集中者皆敘立廟之由本其得姓之始
祖功宗德而已至元則侈大其子孫於祖宗反略焉先塋
先德昭先等碑名雖不同其義一也宋景濂爲單氏先塋
碑銘云公之勳業不附先德之後何以白前人積累之深
雖昧於造文之體不暇卹也當知碑先德而後子孫者非
文之正體矣
漢碑則皆詳於祖宗

書祖父例

蔡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曾祖父勳攜生稜稜生邕邕至
勳連身六世故後漢邕傳稱勳爲六世祖而唐穆員爲其
父誌高祖上一世則稱五代祖陳子昂志父墓五世祖太

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辯柳
州父神道表六代祖慶五代祖旦高祖楷蘇子美父誌亦
然此當從後
此卽臨文不諱書父名例

范育呂和叔墓表稱曾祖爲皇考祖爲王考庾承宣爲田
布碑稱曾祖爲王大父柳州柳府君墳前石表辭稱高祖
王父曾祖王父祖王父

不書子婦例

女子重所歸故壻多書子婦例不書楊炯爲曹通神道碑
載子婦一人以其陪窆于塋內也裴抗爲田承嗣神道碑
載子婦二人以其爲公主也而宋之黃裳誌夫人黃氏男

三長曰滄娶孫氏次曰昱娶楊氏少曰延娶張氏楊慈湖誌舒元質云生子五人曰鉞叔晦壻曰鉦娶袁氏曰銑簡女女焉曰錯娶趙氏曰鏞叔和之壻也方大琮誌其父云大輿娶溫陵趙奉直不劬之女大琫娶福唐林簡肅栗之孫女大鏞娶薛左史元昇之孫女誌林景誥云男榮公聘王氏誌徐母趙氏云子庭蘭娶俞料院某之孫女此外諸家文集亦不多見至元而古法蕩然閩復廣平王碑元明善淇陽王碑無不書子婦矣

書子婦大非古法

子女不分書所出例

子女皆統于父雖異母而不分書所出在唐如權德輿誌

李巽三夫人四子不言某屬某氏楊綰作郭汾陽夫人神道碑六子八女俱書夫人下在宋歐公誌蘇子美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誌梅舜俞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子男五人女二人溫公誌呂獻可始娶張氏後娶時氏四子六女荆公志葛源元配孫氏繼配盧氏三子一女誌蘇安世娶葉氏又娶某氏子四人女子五人誌李宗辯男十五人女十九人俱書夫人季氏下是皆以父為主不必分屬之母此定例也然婦無別志即附見夫志之內者前後夫人不妨分屬子女如昌黎碑楊燕奇夫人李氏有男四人女二人後夫人雍氏有男一人女二人志昭武李公三娶元配

斟酌義例志
銘表狀皆可
勿書而家傳
當書也

韋氏生子紘女貢次配崔氏生綽紹綽今夫人無子白樂天之志元微之穆員之志鄭叔則皆用此例迨元姚牧菴碑姚樞書子女某出某出虞伯生志牟應龍亦書某出張起岩狀張宏夫人趙氏姜氏二子元節趙出元里姜出此非古法之所有也

婦人誌書子女例

婦人之志非其所生者不書臨川誌會易占子男六人擘鞏牟宰布肇女九人其志夫人吳氏子男三鞏牟宰女一

妾不書例

婢妾所生之子書其子不書其母如昌黎志李邢云夫人

柳子厚作李員外外婦誌銘外婦者佐也外婦可書妾何不可書但當質言之曰妾不合造作側室少房名目

左氏傳趙有側室曰穿漢文帝詔朕高皇帝側室之子皆謂支子非宗子耳原不指婦女言之

博陵崔氏七男三女邠爲澄城主簿其嫡激郟城令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滄洸潘皆進士是崔氏所生只激一人其六人皆不書其母誌李惟簡云夫人崔氏公有四子長曰元孫次曰元質元立元本元立元本皆崔氏出其二子皆不書其母誌鄭君云初娶章肇女生二女一男後娶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工人女四人其餘者蓋婢妾所生故不書其母李定母仇氏王文公爲李閒誌書定于正室浩氏之下不書仇氏古例皆然至元而壞之劉敏中忠獻碑書妾李謙爲張文謙神道碑書側室姚牧菴阿力海涯碑書如夫人潘澤碑子希永他室李出蘇天爵高文貞

碑銘子男三人履恒麻夫人出益側室王氏出耶律有尙
碑子男五人長楷次樸次權皆伯德夫人出也次栝次檢
庶也宋景濂方愚菴墓版文稱妾為少房

不書子姓及妻例

周隋碑志多不書子姓并不書配其時夫婦各自為志故
不書至于合葬者夫人必書如庾子山之段永司馬裔柳
霞侯莫陳道生字文顯和諸碑是也後來歐陽為石守道
志不書妻某氏子某名尹師魯亦不書子各有書子不書
妻周隋間多有之至唐如孫逖誌李嵩獨孤及志姚子彥
皆然

合葬非古也
周道然也漢
碑夫婦合葬
者特鮮蓋魏
晉猶沿漢俗
故六朝人夫
婦各自為誌

單書嗣子例

周隋之碑單書嗣子未嘗人人而書也觀庾子山諸碑司
馬裔但書世子侃長孫儉但書墩等兄弟紇于宏但書世
子恭等崔詵但書世子洪度辛威但書世子永達段永但
書世子岌唐權文公為伊慎神道碑但書冢嗣餘書息男
十六人

書孫會例

昌黎碑誌只書子女更無書孫者孫逖為杜義寬碑書孫
以表其墓權文公為王端碑書孫以其葬王父白樂天碑
崔孚書孫以其求文張曲江為呂處真書其孫女為李仁

古以嫡長為重
不書眾子即宗
法也今
國家承襲世爵
世職既不盡拘
嫡長此例所宜
變通悉書可也

在古碑誌之作
不關世系故可
書可不書今既
不能人人有志
則亦世系之一
端從宋例書之
爲允

瞻書其孫李迴秀爲裴希惇書其孫皆以立碑故其他皆
不書也至宋則皆書孫矣不特孫也且及于曾孫矣廬陵
蘇明允誌書孫曾子固誌錢純老書孫東坡狀温公書孫
子固誌沈率府子三人某某孫八人某某曾孫三人某某
東坡范蜀公誌書曾孫女虞伯生碑張宏範書孫六人某
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

書孫壻例

葉水心臧氏誌書孫壻虞伯生狀董文用孫女十人長適
某次適某某馬石田銘劉百戶孫女四人一適某一適某
唐時孫壻不敢入碑志或列之碑陰與先友一例權文公

之碑王光謙是也

書外甥例

此當以異事故書非常例

王文公仁壽縣太君徐氏誌書外孫四十七人

孫不宜分屬例

節欲分晰書
亦宜照漢碑
楊太尉曰某
子某子不合
書某出某出

今世書孫又各於孫下系以某子所出爾雅曰男子謂姊
妹之子爲出公羊傳曰蓋舅出以鄙世子巫與魯襄公俱
是莒外孫同所自出故凡言出者因母姓而云也今以出
屬之于父不通甚矣且父在則孫俱屬之父子不私爲一
己之有也

分屬之例祇宜家傳

不書壻祖父例

非著名則必其
故舊親戚而申
之昏姻別有所
爲因事及之耳

金石要例
女之所適。但書壻之姓氏。不當及壻之祖父也。元明善誌
袁夫人史氏書女長適宋相史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次
適工部尚書余天任之孫昌期次適宋資政殿大學士史
岩之之孫益伯以顯宦著名故變例書之蘇天爵志袁文
清女四人其二入書適故觀文殿大學士趙某孫由錫適
故相史忠定王玄孫公侑其二入書適同知袁州路總管
府事趙孟貫適處州儒學錄余應桀二書祖父二不書者
以著名不著名也。然已爲濫惡。今世不論馬醫夏畦一概
書某某之子若孫某不知何謂也。

書生卒年月日例

凡書生卒止書某年某月某日不書某時

書國號例

凡書出仕於前代稱其國號當代稱皇柳州柳渾陳京狀
是也

書妻變例

張景妻唐氏再適宋邢載之

書女變例

韓文公三女其長女初適李漢改適樊宗懿誌書壻左拾
遺李漢聳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聳
卽壻之別名。此皇甫持正變例也。

塔銘例

柳州云凡葬大浮圖無竈穴其於用碑不宜然柳州之為浮圖碑多矣今釋氏之葬不曰碑銘而曰塔銘者猶存不宜用碑之義也

書僧臘例

春秋書年月有大一統之義增銘只合視柳州例不書僧臘即浮屠自為亦宜奉中朝政朔彼葬中國聖人之士義統人皇不合別稱僧臘

今之為塔銘者于其終也書僧臘若干世壽若干因話錄云釋氏結夏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為其人解夏之後以本身驗于蠟人輕則為妄想耗其氣血矣今作伏臘之臘失其義矣柳州書為僧凡若干年其壽若干或凡年若干為僧若干期

僧稱公例

凡僧稱某公皆以其名宋景濂塔銘可案也今乃以其字稱公此村野驅鳥所為奈何文章家因之

寺碑例

宋景文筆記云碑者施于墓則下棺施于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氏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案儀禮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當碑揖宗廟路寢庠序皆有碑所以識日景是不特繫牲而用也碑于釋氏無礙名義如王簡栖頭陀寺碑文其來已久矣

銘法例

唐諸家所銘浮屠有曰碑銘有曰塔銘蓋刻之塔斯塔銘矣刻之碑斯碑銘矣

漢魏漢魏皆先書天子紀年而後書侯國自紀之年與史記漢書同今回部有史書曰陀黎克其紀乾隆己亥日一千四百年蓋溯起唐時耳漢五鳳傳曰五鳳二年魯世四年成今若與回部紀事當用此例

彼家之義不欲以名字自見即所謂佛菩薩亦皆無名號番僧始入中華亦無名號有名有號波紋之衰末法中事故或名或字皆無不可彼固謂之強名則無擇於其閒矣

古之道不苟譽
毀無美而稱之
是誣也風雅之
義美刺兼收銘
亦詩之餘也有
褒有貶兩不相
妨

祭統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故昌黎
云應銘法若不應銘法則不銘之矣以此寓褒貶于其間
然昌黎之于子厚言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誌李干單
書服秘藥一事以爲世戒誌李虛中亦書其以水銀爲黃
金服之冀不死誌王適書其謾侯高事誌李道古言其薦
妄人柳泌皆不掩所短非截然諛墓者也

論文管見

附

昌黎陳言之務去所謂陳言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其
集之處纏繞筆端剝去一層方有至理可言猶如玉在璞
中鑿開頑璞方始見玉不可認璞爲玉也不知者求之字
句之間則必如曹成王碑乃謂之去陳言豈文從字順者
爲昌黎之所不能去乎

言之不文不能行遠今人所習大概世俗之調無異吏胥
之案牘旗亭之日歷卽有議論敘事敝車羸馬終非鹵簿
中物學文者須熟讀三史八家將平日一副家當盡行籍
沒重新積聚竹頭木屑常談委事無不有來歷而後方可
下筆顧儻父以世俗常見者爲清真反視此爲脂粉亦可
笑也

作文雖不貴模倣然要使古今體式無不備于胸中始不
爲大題目所壓倒有如女紅之花樣成都之錦自與三村

孔子言博文約禮孟子言博學詳說未有不從博入者及其放之於文則曰辭達而已文從字順所謂達也

經術之氣南采羅端良為最又出韓歐之上文不可以時代論也

陳壽三國志敘事最精而不能動人職此之由六朝之文純乎筭笙絲絃陳壽之文純乎匏土草木故一傷於淫宕一苦於木彊耳

之越異其機軸今人見歐會一二轉折自詫能文余嘗見小兒搏泥為炆擊之石上鏗然有聲泥多者聲宏若以一九為之總使能響其聲幾何此古人所以讀萬卷也

敘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為小說家伎倆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此類上三毫也史遷伯夷孟子屈賈等傳俱以風韻勝其填尚書國策者稍覺擔板矣

文必本之六經始有根本唯劉向曾鞏多引經語至於韓歐融聖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經自然經術之文也近見巨子動將經文填塞以希經術去之遠矣

文以理為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郭廓耳廬陵之誌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真州戴剡源之人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剗然無物者也

作文不可倒却架子為一氏之文須如堂上之人分別堂下臧否韓歐會王莫不皆然東坡稍稍放寬至於宋景濂其為大浮屠塔銘和身倒人便非儒者氣象王元美為章質誌以刻工例之徵明伯虎太函傳查八十許以節俠抑

又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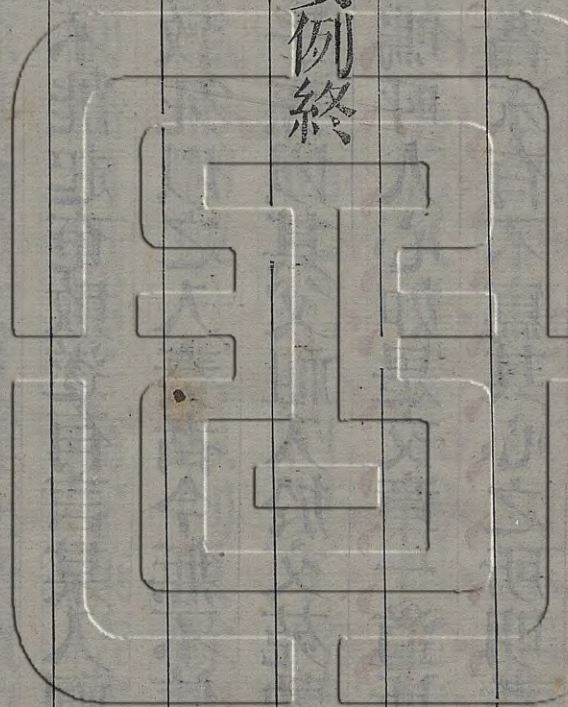
廬陵誌楊次公云其子不以銘屬他人而以屬修者以修言爲可信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表薛宗道云後世立言者自疑於不信又惟恐不爲世之信也今之爲碑版者其有能信者乎而不信先自其子孫始子孫之不信先自其官爵贈諡始聊舉一事以例其餘如某主江西試以試策犯時忌削籍有無賴子高守謙結黨十餘人恐喝索賂某不應遂掠其資以去某尋死崇禎初昭雪死事者竄名其中得贈侍讀學士今其子孫乃言逆奄竊柄某抗疏糾參幾至不測閣臣爲之救解已而理刑指揮高守謙等緹騎

逮訊某辯論侃侃被拷掠而斃崇禎初贈侍讀學士諡文忠脫空無一事實不知文忠之諡誰則爲之且并無賴之高守謙授以僞官真可笑也潘汝禎建逆奄祠於西湖某已臥病不能起奄敗遂有言某入祠不拜爲守祠奄人所挺因而致死以之入奏者今無不信之矣近見修志有無名子之子孫以其父祖入於文苑勃然不悅必欲人之儒林而止嗚呼人心如是文章一道所宜亟廢矣

所謂文者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苟未明劬勞憔悴於章句之間不過枝葉耳無所附之而生故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隨地湧

出便是至。文故使子美而談劍器，必不能如公孫之波瀾。柳州而敘宮室，必不能如梓人之曲盡。此豈可強者哉。

金石要例終



昔青浦王蘭泉少司寇嘗病近人碑版之文承訛沿俗其所載體例率與潘氏昂霄王氏行之書刺謬不合適爲有識所哂煖光深韙其言嘗欲取德州盧氏所棊金石三例摹雕行世久之未果一日書賈以長洲王鐵夫學博閱本見售評點分朱藍兩筆書法亦分數體或行或楷無不精妙可玩其評識各條尤闡發入微持論嚴正潘王諸書固爲藝林所重學博評點之本尤爲讀三家之書所不可少者也據其自識云此書置案頭二十餘年緜閱百過偶有會心隨手點注蓋其閱歷者深故語無泛設如此爰召良工照原本摹雕公諸藝林而刻工以原書精緻書法不一

難之時吳君桐雲鄭君玉軒及余三弟吉雲皆以爲此書
及王氏評點之佳不必定在書法精妙宜仿坊間所刻何
氏評點昭明文選紀氏評點文心雕龍等書之式爲便今
竣光急欲西征爰從吳鄭兩君及三弟之議付諸手民他
日更當以學博所纂碑版文廣例及同時諸公所撰金石
諸編次第校芟乃酬夙願也又原本雖有朱藍二筆不過
當日隨時各就案頭丹黃之便非若歸太僕標錄史記以
朱藍等色分義例也今必遵之適滋閱者之疑乃統用朱
筆一色印行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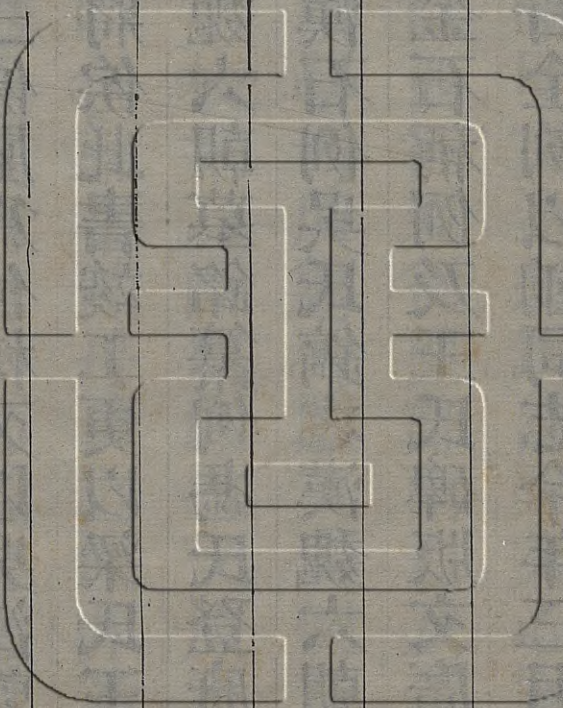
光緒三年歲次丁丑夏四月南海馮煥光識

大兄竹儒以去年四月解蘇松太道任將迎

先大夫遺殯於伊犁瀕行時以長洲王念豐學博手批
金石三例屬爲付梓又以吳江郭氏磨金石例補二卷
附之將俟此書竣工更以梁氏玉繩誌銘廣例李氏富
孫漢魏六朝墓銘纂例馮氏登府之金石綜例劉氏寶
楠之漢石例吳氏鎬之漢魏六朝志墓金石例梁氏廷
枏之金石稱例及王氏碑版文廣例諸書次第校芟哀
爲金石全例以餉同志今年三月 大兄扶 先櫬

歸抵漢臯瑞光先期馳迎旋其舟東下 大兄自入關
後沿途哀感寒暑頻侵行至九江沈疴頓作迄返滬城

病遂不起是書以刻工蹉跎又兩越月而竣而 大兄
遂不及見矣摩挲新帙能不泫然戊寅夏六月弟瑞光
附識



一九四九年武強
賀乳才在贈北平
圖書館之圖書

